

佛禅老庄思想与姚鼐文学创作

吴小琳

(桐城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小学教育系, 安徽 桐城 231400)

摘要:作为桐城派的代表人物,姚鼐早年寝馈于儒家义理之学,壮年入仕为官,中年辞官为文,晚年耽爱佛学,研习老庄。儒家的积极入世、志怀高远,释家的屏欲澄心、返求本性,道家的卓然自立、率性自然,都在姚鼐那里实现了自觉的、圆浑的融合,共同构筑起姚鼐丰赡的精神家园。儒释道三种思想合流,自然对姚鼐的文学创作具有启发引导之功。

关键词:姚鼐;儒学;佛学;道教;文学创作

中图分类号:G127;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021(2021)03-0073-04

DOI:10.19371/j.cnki.issn1008-6021.2021.03.015

一、引言

中国的封建社会发展到清代,经历了鼎盛的康乾盛世,到了乾隆后期,逐渐由盛转衰。为维护日渐式微的封建统治,统治阶级实行文化专制统治,试图控制儒生的思想。因为儒学中“士以天下为己任”的思想,并不利于专制统治,因而遭清廷压制。与此同时,胸怀天下的儒家知识分子因不与权贵同流合污,在现实社会中屡遭碰壁。为排遣心中的抑郁之气,文人们的眼光自然转向了清心寡欲的释老之学,而这恰恰是统治阶级的意愿所在。

因而开放宽松的宗教环境应运而生,促进了宗教间的兼容并包,形成了儒释道并举的局面。儒释道三教合一,共同发挥其“羁縻百姓”之功用。作为清代文坛主流学派“桐城派”的集大成者,姚鼐亦颇受佛禅老庄思想之浸润,“不拒异端,于佛典、道藏,时复涉猎,谈言微中,不乏妙解。”^[1]儒家的济世爱民之心,释家的随遇而安之感,道家的回归自然之境,在姚鼐的作品中一览无余,并对其文学创作产生一定的影响。

二、“屏欲澄心 返求本性”——姚鼐的佛禅思想

姚鼐出生于诗礼簪缨之族,是“先刑部尚书端恪

公之玄孙也”^[2]。虽因家族衰落而贫寒,他却“嗜学澹荣利,有超然之志”^{[2]203}。科举之路自然成为姚鼐光耀门楣、实现抱负的必然选择。但对于身怀不世之才的姚鼐,他的科举之路并不如预想的那般顺利,直至第六次参加礼部会试,才终成进士,此时的姚鼐已三十三岁。但很快,秉德温良、正直耿介的姚鼐深感官场的污秽与昏暗,为官者“有士之名而实为士之蠹”^{[1]139},多是矜高自满、欺下媚上之辈,失望至极的姚鼐四十四岁辞官引退。在与汪辉祖的书信中,姚鼐自言“鼐性鲁知暗,不识人情向背之变,时务进退之宜,与物乖忤,坐守穷约,独仰慕古人之谊,而窃好其文辞。”^{[1]89} 告别了官场,致力于文学的研究与创作,而这也宣告了他“为门户计”^{[1]86} 的梦想破灭。

作为一个才德兼备、志怀高远的文人,姚鼐虽远离官场是非,但却不改忧国忧民之心,在他和挚友马雨耕的书信中即可见。“天下之不可治者,心病也。若吾兄之心病,乃与鼐同,此岂药饵所能为力哉?”^{[2]180} 归乡不久,好友左众鄂、弟姚訃、继室张宜人、师长刘大槐等相继离世,更让姚鼐感悟到人生无常、生死别离之苦痛。姚鼐曾感慨:“人生幸得可快之

收稿日期:2021-03-19

基金项目:安徽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姚鼐古典美学思想研究”(项目编号:SK2020A0685);桐城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美学视阈下的姚鼐诗学思想与诗歌创作研究”(项目编号:TCSZ2019SKZXzd01);安徽省高校省级质量工程一般项目“师范类专业认证背景下桐城派语文教育思想与师范生语文教育融合的研究与实践”(项目编号:2019jyxm0570);安徽省高校省级质量工程一般项目“桐城派德行教育在师范生师德养成中的传承研究”(项目编号:2019jyxm0568)

作者简介:吴小琳(1988—),女,安徽宿州人,助教,硕士。研究方向:古代文学、语言文字。

事何其少？而不幸可痛之事何其多也！”^{[1]370} 参禅修佛可谓姚鼐远离荣利、安于贫素，摆脱现实苦痛的最好选择。姚鼐更是深谙此理，遂而感叹：“若夫佛氏之学，诚与孔子异。然而吾谓其超然独觉于万物之表，豁然洞照于万事之中。”^{[1]126} 同时，姚鼐受至交好友王禹卿的影响颇深，相似的经历和遭遇，使得二人志趣相投。王禹卿“好浮屠道”^{[1]43} “持佛戒”^{[1]345} “默然禅定”^{[1]345}，姚鼐“宿其家食旧堂内，共语穷日夜，教以屏欲澄心，返求本性”^{[1]43}。好友的潜移默化对姚鼐的参佛之路产生了深远影响。

学佛后的姚鼐涵养心胸，用心宽平，在文章写作上“气流转而语圆美”^{[2]76}，自认为是“心地空明处所得”^{[2]76}。同时与众好友纵情于山水之间，游遍名山大刹，留下诸多诗篇。晚年因“目昏，都不能读书”^{[2]24}，姚鼐常于书房“终日默坐”^{[2]24}“病中仍昼夜危坐持诵”^{[2]86}，且“全戒肉食，真成一老头陀矣。”^{[2]40}在与好友朱石君的信中，姚鼐自言：“老年性耽爱释氏之学”^{[2]83}“笃信释氏，佞佛媚道”^{[2]9}。他在书信中劝诫四妹：“万事休道休念，努力学佛可耳。”^{[2]142}在与友人鲍双五的信中，对其子之病，姚鼐“劝之寻阅佛书，与佳僧谈论，胜于服药，此急救心火妙方也。盖世缘空，则心病必愈矣。”^{[2]65}由此可见，在姚鼐眼中，佛禅思想具有保身护命之功效，亦已成为姚鼐的思想寄托。正如其在诗中所云：“披云过石径，听涧到僧房”^{[1]585}，“两忘身手与丝桐，真觉心同水月空”^{[1]642}。

三、“卓然自立 率性自然”——姚鼐的老庄思想

姚鼐受道家思想影响较深，对老庄学说亦有深入的研究，晚年曾著《老子章义》两卷、《庄子章义》五卷。在姚门子弟的评价中，梅曾亮言其“范宣宗经，亦知庄子”^{[2]196}，管同言其“上究孔、孟，旁参老、庄”^{[2]197}。

庄子的《逍遥游》构象出一幅物我两忘、超然物外的境界，文章想象纵横、恣意洒脱，但其中也体现了道家淡泊名利、澄澈空明、逍遥自得的人生观。姚鼐的诗文自然没有庄子那般奇幻诡谲的想象、神采飘逸的言语，但其诗文中所蕴含的高格清气、平淡自然等特点，却又是与道家思想有着相似之处。作为古文大家，姚鼐认为：“文章之境，莫佳于平淡”^{[1]289}，论古文，他最推崇归有光，以其“措语譔意，有若自然生成者”^{[1]289}。遍览姚鼐古文，清淡雅洁，高格清气，《登泰山记》《快雨堂记》《游灵岩记》等皆是代表。《登泰山记》有段描写：“山多石，少土；石苍黑色，多平方，少

圆。少杂树，多松，生石罅，皆平顶。冰雪，无瀑水，无鸟兽音迹。至日观数里内无树，而雪与人膝齐。”^{[1]221}多用短句，寥寥数句即概括了泰山的总体特点——多石、多松、冰雪覆盖。在《与陈硕士书》中，姚鼐论述为文之道，“大抵作文，须见古人简质，惜墨如金处也”^{[2]103}“但欲其精，不必其多”^{[2]104}，其弟子更是赞其文章“而内咀含其精蕴，而外沉浸其辞章”^{[2]197}。

庄子曾在《齐物论》中谈到的“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3]，体现其思想中“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思想，即用明净的心顺应自然并感知万物。这一思想对之后的山水田园诗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山水诗也可以说源于老庄哲学。纵观姚鼐诗文，纵情山水、登临咏叹的诗文不在少数，特别是姚鼐在辞官之后，先是携友人登泰山观日出，留下了流传千古的名篇《登泰山记》，接着回归故里，先游双溪，再观披雪之瀑，又往浮山一游，留下诗文数篇。摆脱了官场羁绊的姚鼐可谓心情舒畅，游性大发。姚鼐曾在《送龚友南归序》中对好友表达了羡慕之情，“龚君之逸才旷志，将处迹乎山谷之间，歌咏乎风云，狎友乎鱼鸟”^{[1]108}，如今也终于满足了自己览尽天下之奇、揽观宇宙之大的“平生之志”了。

在姚鼐的一众好友中，王禹卿可谓其良师益友。在为王禹卿写的《墓志铭并序》中，姚鼐称赞他“自少以文章、书法称于天下”^{[1]345}，临死前王禹卿以佛教徒坐禅入定的姿势，“趺坐室中逝矣！妻女子孙来诀，不为动容；问身后事，不答”^{[1]346}，姚鼐不禁感慨：“君殆庄生所谓游方之外与造物为人者耶！”^{[1]346}关于“游方之外”，庄子在《齐物论》所云仙人者“乘云气，骑日月，而游乎四海之外”^{[3]40}的境界，在姚鼐心中，王禹卿已经寻求到了洞彻人生和安身立命的真谛，达到了自然之道的回归。姚鼐本人也是对这种摆脱现实、回归自然、超凡脱俗、无拘无束的人生境界充满着无尽的向往，正如《与杨春圃》中所云：“太虚为室，明月为烛，与四海贤豪相遇于空寂光中，亦不必以长别离为憾矣”^{[2]24}。

四、“兼收并蓄 有得为快”——姚鼐佛禅老庄思想的融合

在中国兴盛的八大佛教宗派中，最兴盛的当属禅宗。禅宗糅合了老庄思想，最直接地体现佛教宗旨。早期禅宗不主张拜佛，认为学佛重在“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即通过修身养性以获得思想的觉悟，保持内在的平常心，一切听任自然，无执无着。这与道家的

“道法自然”是相似的。姚鼐特别注重自身品德的修养,在与方植之的书信中,他自言:“每日定养此心,令一念不起”^{[2]184}。对其子师古,他劝诫儿子多读经书,认为“心既明理则寡欲少嗔贪,清静空明则为知道之人”^{[2]193}。对于学问,姚鼐一直倡导“尽收俱美”“必兼收乃足为善”^{[1]105}。对于宗教信仰,在姚鼐的身上亦有此特点。姚鼐将佛家思想和老庄思想相融合,不论是修身守道还是为学为文,都深受佛道思想之浸润。

(一)“自守定慧”的修身守道

“空”和“无”是佛家与道家对宇宙终极真理的不同描述,实则殊途同归。佛说“万物皆空”,“空”可谓万物的本质,但它并不否定一切,而把万物看成是不真实、短暂的、虚幻的存在,即“凡有所相,皆是虚妄”。故而佛教引导人们破除执念,断其烦恼,终得解脱。“空”可谓佛法的般若智慧,是佛法觉悟的表现。道家的“无”即“虚无”,和“有”相对,老子认为万物生于无,庄子指出有无并非对立。道家认为生死寿夭、苦乐悲欢、高低贵贱、是非荣辱等皆无区别,皆为虚幻,主张“清静无为、回归自然”,注重内心的修炼,最终“悟道”以达到“身无所依”“天人合一”的境界。

在《惜抱轩诗文集》的前言中,谈及姚鼐的立身处世,刘季高先生言其受佛典、道藏浸润,“其立身清俭寡欲,与人极和蔼,不为崖崖自高,殆多少受二氏思想之影响。”^[1]姚鼐一生志不得舒、饱尝生活之艰辛,却仍然坚守“君子”之风,这与他一直坚持自我品格的修养有关。在书信中,他提到自己面对世故纷纭,悲怆惊愕,“伏愿自守定慧,譬如皎日当空,下之阴晦清明,皆无与吾事,此乃是本分实在受用处也”^{[2]163}。他把书房比作“僧房”,在此抄写佛经,诵经念佛,终日默坐,晚年尤其喜静,自言“固是岑寂而清静,亦可喜也”^{[2]98},而且他认为“心地空明”对文章写作亦有益处,因为“心静则气自生”^{[2]76}，“气流转而语圆美”^{[2]76},故而强调学文“一在力学古人,一在涵养胸趣”^{[2]76}。纵观姚鼐笔下的一众好友,也多是此类超凡脱俗之人,程鱼门身处盛名之下,却“超然万物之表,有若声华寂灭、遗人而独立”^{[1]112};陈伯思有圣人之德,“其行不羁,绝去矫饰,远荣利,安贫素,有君子之介”^{[1]113};朱子颖“才雄气骏,多感激豪荡之音”^{[1]260};等等。

姚鼐思想上的清静淡泊、自然洒脱也体现在文学作品中。其弟子方东树称赞姚鼐文章“纤徐卓犖,樽

节曩括,托于笔墨者,净洁而精微,譬如道人之德士”^{[2]201}。文章形神兼备,笔墨精练,在《朱二亭诗集序》中,姚鼐将朱子颖、朱二亭兄弟二人作以比较,“子颖承先世用武之余烈,尝思舍章句之业,奋迹戎马,建立功名,使后世知其豪俊”“二亭以布衣放情山水,见俗人辄避去,高吟自适,以至老死”^{[1]260},寥寥数句便抓住并刻画出两人不同的形象特征。一个才雄气骏,积极用世,建功立业;一个超然尘外,纵情山水,自在洒脱。文末的议论“子颖虽富贵,而志终不伸;二亭虽贫贱,而可谓自行其志”^{[1]260}也表明了姚鼐的人生理想和价值取向。

(二)佛道兼收的创作之道

姚鼐学佛学禅,并非要遁入空门或者求道升仙,而是摆脱尘世的干扰,求得心灵的宁静。姚鼐“不拒异端,于佛典、道藏,时复涉猎,谈言微中,不乏妙解”^{[1]1},可见他在学佛学道中是有所得,有所思的。作为古文大家,姚鼐在其中感悟到了文学创作的方法,并将其告知后来学者,以示启迪。学者周中明在《姚鼐研究》一书中指出:“他虽然对儒、佛、道家思想皆有所吸纳,但其主要目的不是要做这些思想家的传声筒,而是借以充当思想武器或精神支柱,为他的古文服务。”^[4]

在《答翁学士书》中,姚鼐提出了作文之技。“诗文皆有技也,技之精者必近道,故诗文美者命意必善。文字者,犹人之言语也,有气以充之,则观其文也,虽百世之后,如立其人而与言于此;无气,则积字焉而已。”^{[1]84}关于“气”,《庄子·至乐》有言:“杂乎芒芴之间,变而有气,气变而有形,形变而有生,今又变而至之死,是相与为春夏秋冬四时行也。”^{[3]187}其中既揭示了天地万物之源,又阐明了生死无变之理。姚鼐在《古文辞类纂》序目里将文章的艺术提炼为“神、理、气、味、道、格、律、声、色”,“气”即有气势,有正直、忠义之气,如此则其眼界必然开阔,心胸必然博大,即“其胸中所蓄,高矣、广矣、远矣”^{[1]50}。可见姚鼐所谈的气势不仅在于语句、情感上的气盛,更是强调文章内容 and 思想上对人的感染力。这既是姚鼐作文之方法,也是做人之原则。后学姚永朴在《文学研究法》中指出:“吾辈苟从事兹学,必先涵养胸趣。盖胸趣果异乎流俗,然后其心静,心静则识明而气自生,然后可以商量修齐治平之学,以见诸文字措诸事业。”^[5]这与姚鼐的思想也是一致的。

同样,禅家的义理也对姚鼐的文学创作有所启迪,有时姚鼐会用佛家禅理将深奥的创作理论形象直观呈现。在他写给侄孙姚莹的信中,姚鼐强调诗文的创作需要深读多思,并以“禅悟”作比,指出:“凡诗文事与禅家相似,须由悟入,非语言所能传。然既悟后,则反观昔人所论文章之事,极是明了也。欲悟亦无他法,熟读精思而已。”^{[2]138}所谓“禅悟”,是佛家修行的根本目的,即领悟教义、洞察禅理,从而达到“顿悟菩提”的境界。姚鼐以此引入文学创作,认为经过熟读精思获得的创作灵感,对于写作至为重要,而灵感的获取并非易事,需要学习者的勤勉笃行。在《与陈硕士》中,姚鼐指出做文章“语必要翻新”^{[2]113},文章贵在创新,正如“佛氏之教,六朝人所说,皆陈陈耳。达摩一出,翻尽窠臼”^{[2]113},姚鼐借达摩将大乘佛教引入中国带来的因缘,以此说明写文章应有创新,不论是语言或是思想,皆应言之有物,并认为“更搬陈语,便了无意味,移此意以作文,便亦是妙文矣”^{[2]113}。

五、结语

“纵观几千年以来的中国封建社会知识分子的生活态度,无不体现这样一种情况:一方面采取儒家所倡导的积极入世的生活态度;另一方面又采取道家返璞归真、清静无为的哲学思想。自佛教传入中国之后,再参酌佛家的出世与空灵等禅理,并将三者融会于一体,形成了中国知识分子亦儒、亦道、亦释而又非儒、非道、非释的特殊个性,而体现在现实的生活态度上,也无不是这样一种复合的反映,既追求建功立业、壮烈激昂的生活,又追求自然淡泊、清静无为的生活。即使是那些终生励进的诗人,或者是积极用世的时候,都流露出对后者的追求。”^[6]在姚鼐身上,我们也可以看到儒释道三种思想的融合。儒家的积极入世、志怀高远,释家的屏欲澄心、返求本性,道家的卓然自立、率性自然,都在姚鼐那里实现了自觉的、圆浑的融合,共同构筑起姚鼐丰赡的精神家园,并对其思想认识和文学创作具有启迪意义。

参考文献:

- [1] 姚鼐.惜抱轩诗文集[M].刘季高,标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1.
- [2] 姚鼐.惜抱轩尺牍[M].卢坡,点校.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14:203.
- [3] 庄周.庄子[M].西安:陕西旅游出版社,2003:35.
- [4] 周中明.姚鼐研究[M].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13:351.
- [5] 陈金凤.姚鼐的“神、理、气、味”说[D].长沙:湖南师范大学,2009:34.
- [6] 刘晓林.王维“以佛入诗”辨[J].衡阳师范专科学校学报,1995(4):67.

On Buddhism, Laozhuang Thoughts and Yao Nai's Literary Creation

WU Xiaolin

(Department of Primary Education, Tongcheng Teacher's College, Tongcheng Anhui 231400, China)

Abstract: As a representative of Tongcheng School, Yao Nai devoted himself to the study of Confucianism in his early years, became an official in his mature years, resigned from his post for literary creation in his middle years and developed special interest in Buddhism and Laozhuang thoughts in his later years. Confucianists' active participation in the world and lofty ambition, Taoism's pure desire and return-seeking nature, and Taoism's outstanding independence and spontaneity have all realized the conscious and sound integration of Yao Nai, and jointly built a rich spiritual home for him. The confluence of Confucianism, Buddhism and Taoism naturally inspired and guided Yao Nai's literary creation.

Keywords: Yao Nai; Confucianism; Buddhism; Taoism; literary creation

[责任编辑 夏强]

(C)1994-2021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